

冀鲁官话大学生英语双元音感知与产出特征研究述评

刘奕含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30日

摘要

冀鲁官话覆盖山东、河北及天津市大部等区域, 其音系特征和英语双元音存在系统性差异, 可能对官话区大学生的英语语音习得产生负迁移。本文系统梳理了英语双元音感知与产出相关的理论基础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重点评述了冀鲁官话区大学生英语双元音研究的进展与不足。研究发现: (1) 国外二语语音习得理论成熟, 但其研究对象多为印欧语系及日韩语学习者; (2) 国内研究逐步从通用群体向特定方言区拓展, 如东北官话、吴语区、粤语区; (3) 冀鲁官话研究尚处起步阶段, 对于其方言区学习者英语双元音发音的实证研究不足。未来研究应着力于揭示冀鲁官话区大学生的感知与产出特征, 探究方言迁移路径与教学干预方案, 为方言区英语语音教学提供实证依据。

关键词

冀鲁官话, 英语双元音, 语音感知, 语音产出, 方言迁移, 研究评述

A Review on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English Diphthongs by Jilu Mandarin-Speaking College Students

Yihan Liu

School of Law and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Received: March 12, 2026; accepted: April 20, 2026; published: April 30, 2026

Abstract

Jilu Mandarin includes Shandong, Hebei, and most parts of Tianjin. It exhibits systematic phonological differences from English diphthongs, potentially causing negative transfer effects i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se region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of English diphthongs with a focus on the progress and limitations in Jilu Mandarin-speaking learners. Ke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1) Although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n second language are well established, mos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ocus on Indo-European, Japanese and Korean learners; (2) Domestic research has made substantial strides which expands from general populations to specific dialect regions including Northeastern Mandarin, Wu dialect areas, and Cantonese regions; (3) Research on Jilu Mandarin remains in its early stages with virtually no investigations addressing English diphthong pronunciation in its dialect regio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im to reveal Jilu Mandarin students'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ore dialect transfer pathways and teaching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us providing empirical evidence for English phonetics instruction in dialect regions.

Keywords

Jilu Mandarin, English Diphthongs, Speech Perception, Speech Production, Dialectal Transfer, Research Review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我国全球治理参与不断深化，我国对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需求日益迫切。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明确强调“提升国民语言应用能力”和“推动语言学习与国际化接轨”。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其语音能力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要素之一[1]。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也明确指出，英语教学需强化语音能力培养，以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2]。元音包括单元音和双元音，是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语音流中主要超音段语流特征的直接载体，它影响着跨文化交际中表达的准确性与可理解性[3]。但是，中国英语学习者普遍存在“哑巴英语”现象，语音偏误问题尤为突出[4]，方言对英语语音习得的负迁移效应是重要原因[5]。我国语言政策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强调方言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探讨方言对英语语音习得的影响，符合科学保护方言与优化语言教育的双重政策目标。

冀鲁官话属于北方官话类别，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大部、山东省西北部及京津部分等区域[6]，其中山东、河北为高考生源大省。已有研究表明，方言是影响冀鲁官话大学生英语学习的强势因素，造成的负迁移有部分元音发音时长不足、长元音稳定性弱等影响，可能导致学习者产生语音偏误[7]。英语双元音是二语习得中的一个难点，指从第一个单元音音素向另一个单元音音素滑动的动态过程，这对学习者的感知与产出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8]。因此，针对冀鲁官话大学生开展英语双元音的感知与产出的研究，能够揭示其具体偏误特征，指导方言区语音教学。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述评梳理冀鲁官话大学生英语双元音感知与产出的理论基础、国内外实证研究和方法，明确已有研究成果的优势与不足，指出当前研究不足。

本述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整合二语习得相关理论和方言迁移的研究成果，定位冀鲁官话研究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的不足，明确完善汉语方言区对于二语语音习得的研究方向。第二，分析汉语不同方言区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为冀鲁官话区双元音的实证研究提供范式，并支撑后续教学方案设计。同时，本述评关注方言保护与语言教育的双重政策，推动英语语音学与汉语方言学的跨学科融合。

2. 理论基础与核心概念界定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英语双元音

英语双元音是由两个单元音组成，要求发音时从起始元音向目标元音滑动。其发音特征可体现在舌位、唇形和共振峰上，尤其是第一共振峰和第二共振峰。由于我国在教学时大部分教授英式英语，加之它在语音学界和教育界受到认可，目前多数研究采用标准英国英语(Received Pronunciation, RP)的双元音目录作为考察内容。标准英国英语的元音系统中有 8 个双元音，一个双元音由 2 个单元音构成。发音时由第 1 个单元音向第 2 个单元音产生滑动，音质自然过渡。RP 中的所有双元音都是前响双元音，或称为渐弱式双元音(falling diphthongs)。其特点是滑动的音长和重音集中在第 1 个元音音素上，第 2 个元音音素的发音较为短促和含糊。据舌位滑动的方向，可以将双元音分为 3 类：一类为以 /ɪ/ 结尾的 closing-front diphthongs，包括 /aɪ/、/eɪ/、/ɔɪ/；第二类为以 /ə/ 结尾的 centering diphthongs，包括 /ɪə/、/eə/、/ʊə/；第三类为以 /ʊ/ 结尾的 back-closing diphthongs，包括 /aʊ/、/əʊ/ [3] [9]。

2.1.2. 语音感知与产出

语音感知是在自己语言经验的基础之上，用声学信息对于语音信息进行识别与分类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理解语音感知就是语音听辨的过程，其核心就是听者建立并且使用语音范畴来区分语音差异。二语语音发音的准确与否与语音感知密切相关[10]；语音产出则是说话者从组织意图、激活概念、提取词义、句法及语音信息从而控制器官发声的过程，其核心就是将内在的说话意图转换为可感知的声学信号[11]。在二语习得中，感知与产出的关系是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成功的二语语音习得需要足够的可理解语音输入来支撑感知能力的发展，也需要适合的语音输出训练来推动产出提升，在教学不同阶段把握二者的动态关系，结合感知训练与发音训练，才能提高学习者的语音能力[12]。

2.1.3. 方言迁移

方言迁移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英语语音时，会将方言的语音习惯和发音规则迁移到英语中，对发音产生影响。当方言中已有的语音特征与英语语音存在相似之处时，其会对英语语音习得产生帮助或促进作用，反之则是负迁移。负迁移是更加常见的现象，部分方言区学习者难以区分英语[r]和[l]，或受方言语调和口形等影响，导致英语双元音发音不到位、连读缺失或重音分布异常[13]。

2.2. 理论基础

2.2.1. 语音学习模型(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

语音学习模型是解释二语语音习得的主要理论之一，由 Flege 于 1995 年提出。其观点包括语音感知和语音产出，还包括感知和产出的关系[14]。修订版语音学习模型(revised 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r)由 Flege 等在 2021 年提出，对于过往的二语语音习得假说做出了调整和完善，其主要观点如下：研究者摒弃了原有模型中认为初始学习年龄是关键影响因素的观点，提出了要根据学习者接收的二语输入总量预测习得效果，定义语言输入为二语者接收到的二语总量，并提出了关于等价时间的计算方法，即通过二语国家居住时长与日常使用二语的比例核对；学习者的个体差异会显著影响二语语音习得结果，包括语音

学习能力差异(如准确模仿声音能力和二语语音处理、编码和储存能力等)和母语语音范畴差异;摒弃原有“感知先于产出、感知决定产出”的结论,提出产出与感知是没有先后顺序,而是协同发展的[15]。

2.2.2. 感知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 PAM)

由 Best 于 1995 年提出,聚焦二语语音感知的初始阶段。该模型认为,学习者会将二语语音信号同化到母语语音范畴中,同化模式决定了感知难度:(1)单一同化,即二语语音被归入一个母语范畴,难以区分二语语音;(2)类别同化,二语语音被归入两个相近的母语范畴,可区分但易混淆;(3)非同化,二语语音无法归入任何母语范畴,易建立新范畴[16]。

2.2.3. 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CAH)

对比分析假说由 Lado 于 1957 年提出,其目的是通过对比母语与二语的音系结构来预测学习者的习得难点:若二者差异越大,则习得难度越高;若差异越小,则习得难度越低。尽管该假说因过度强调负迁移影响、忽视学习者心理因素等而受到质疑,但其通过音系对比预测习得难点的思路仍可用于初步分析[17]。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二语语音感知与产出的研究起步早,理论与方法论体系成熟,核心成果集中于以下两个维度。

3.1.1. 感知与产出的关系研究

Bohn 和 Flege (1992)研究了德国学习者对于与德语差异大的新元音和与德语差异相似的元音的感知与产出能力,发现学习者对于新元音的感知与产出准确率均高于相似元音,同时感知准确率显著大于产出准确率,证实了“感知制约产出”的观点[18]。Ingram 和 Park (1997)对日本和韩国英语学习者的元音感知与产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发现日本学习者因母语中无/aɪ/音导致产出偏误,因为日本学习者会将其感知为母语中的/e/;而韩国因韩语中有类似元音,学习者的感知与产出表现更优,这进一步验证了母语感知模式对产出的影响[19]。

3.1.2. 母语背景影响研究

Flege (1995)解释了母语对于学习者学习英语的影响,发现母语语音范畴会干扰二语范畴的建立,学习者接触二语的年龄越早、使用频率越高,母语干扰越弱,二语语音越接近母语者水平[14]。Flege 等(2021)又提出要根据学习者接收的二语输入总量预测习得效果,其效果并不取决于初始学习年龄[15]。Yazawa (2022)发现日语母语者在产出/ei/和/ou/时,倾向于将其发成单元音/e:/和/o:/,滑动幅度不足,并探讨了母语音系结构对二语双元音习得的负迁移[20]。

国外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理论建构如 SLM 和 PAM,还有在声学参数的提取上、感知与产出实验的设计上形成了成熟的范式。国外研究的对象多集中于印欧语系和日韩语的英语学习者,而对于汉语方言区的针对性研究较少,难以直接解释汉语方言区学习者的英语双元音的习得规律。

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始于 21 世纪初,近年来呈现“从通用群体向特定方言区、从定性描述向定量实验”的发展趋势,核心成果如下。

3.2.1. 英语双元音习得的通用规律研究

从元音习得的基础规律来看,双元音的时长、滑动特征是二语习得的核心难点[21]。郑晓杰与郑鲜日

(2012)对比分析中国大学生与英语母语者的双元音时长特征,发现中国学习者普遍存在“前半段时长过长、后半段时长过短”的比例失调问题,且滑动速率显著低于母语者,导致双元音“单元音化”[22];陈红与周卫京(2011)通过实验发现,中国大学生对以*i*/结尾的双元音产出效果最好,对以*o*/结尾的双元音的产出效果最差,且偏误主要源于习得者对口型和舌位的控制不足[23]。王立夫(2024)通过对酒泉方言区英语双元音的感知与产出能力探索,发现其方言区英语双元音感知准确率显著低于母语者,且感知偏误与产出偏误高度相关[24]。

3.2.2. 其他方言区的英语双元音研究

其他方言区的研究成果凸显了冀鲁官话区域相关研究的不足。孙晓童(2020)通过对东北官话区的双元音研究发现,东北官话学习者因方言中双元音滑动幅度大,对英语/*aɪ*/的产出表现优于其他方言区,但易将/*ɛə*/混淆为/*ei*/ [25];张景哲(2018)对大连地区学习者的闭口双元音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产出/*əʊ*/时舌位偏低,受方言影响显著[26]。在吴语区的研究中,黄婧(2024)发现吴语方言中没有后元音/*u*/,因此学习者对英语/*uə*/的感知与产出偏误率最高[27]。

3.2.3. 冀鲁官话区的英语语音研究

目前,冀鲁官话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元音,双元音研究近乎空白。邵燕梅与田梦(2023)通过中介英语和标准英语两者与方言单元音之间的声学元音图的对比研究,发现冀鲁官话大学生存在舌位高低与前后的负迁移现象和长短对立的负迁移现象,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基础数据[7];郑雅麒等(2021)利用声学元音图设计可视化教学方法纠正英语发音,但未对双元音进行系统性分析[28]。目前,针对冀鲁官话区大学生英语双元音的感知与产出特征、迁移机制及教学干预的研究尚未见报道。

4. 结论与展望

4.1. 主要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4.1.1. 理论层面

二语语音习得理论包括言语学习模型(SLM)、感知同化模型(PAM)和对比分析假说(CAH),分别从不同维度阐释了方言迁移的具体机制。SLM提供了差异的来源,强调感知与产出的协同发展关系;PAM解释了感知的路径,聚焦二语语音在初始阶段的同化模式;CAH揭示了发展机制,强调母语与二语差异对习得难度的预测作用。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共同揭示了母语音系并非简单的干扰或阻碍因素,而是一种范畴建构机制,是学习者借此理解、分类和建构二语语音系统的认知基础。这些理论多基于印欧语系或日韩语系,而汉语方言区内部差异显著,不同因素可能导致相似性和难度的关系呈现出非线性特征。因此,后续实证研究不应简单套用模型,而应在冀鲁官话背景下重新检验并修正既有理论。

4.1.2. 研究现状层面

从整体来看,现有研究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并行,但是二者之间尚未形成有效整合。目前,国内外研究呈现结构性差异。一方面,国外研究较多,以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为主,但研究对象集中于日韩背景学习者和印欧语系,对汉语方言背景学习者的适用性仍有待检验;另一方面,国内理论研究相对较少,实证研究近年来开始关注各个方言区,目前已有学者聚焦于东北官话、吴语、粤语等特定方言区积累了一定经验性成果,但整体上仍以现象描述为主,对偏误形成机制的解释力相对不足。更为关键的是,理论模型与方言实证研究之间尚未有效整合。具体来说,理论研究多停留于宏观方面,缺少对具体方言的应用,而方言实证研究多停留在偏误的描述,缺乏理论框架支持。冀鲁官话区的英语语音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 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单元音[7], 少数研究尝试引入可视化工具, 但对于双元音的感知与产出领域研究近乎空白。因此, 未来研究宜采用理论驱动的情境化实证的范式, 即以既有理论为起点, 在冀鲁官话背景下设计感知与产出实验, 通过实证数据验证理论的边界条件, 从而完善二语语音习得理论。

4.2. 研究不足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梳理, 当前领域虽已取得一定进展, 但仍存在以下三方面不足。

4.2.1. 研究区域与研究对象分布不均

当前, 我国方言区英语语音习得研究覆盖东北官话、吴语、粤语等多个区域, 然而, 冀鲁官话作为覆盖人口众多、学习者规模大的重要官话区, 其英语双元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系统性实证研究近乎空白,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汉语方言背景下二语习得整体机制的系统性认识。

4.2.2. 感知与产出研究维度分离

现有研究多孤立探究感知或产出单一维度, 缺乏对二者关系的整合性分析, 如感知偏误是否能够预测产出偏误、产出训练是否能提升感知能力。同时, 对“方言特征→感知同化→产出偏误”的迁移路径缺乏链条式实证验证, 使得负迁移机制仍停留于经验推断层面, 缺乏过程性解释。

4.2.3. 教学应用与实证研究脱节

目前,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发现偏误和解释成因的层面, 而基于实证结果而设计的教学方案和落地应用相对不足。尽管已有研究尝试引入声学可视化工具, 如郑雅琪等(2021)进行了以山东方言为例的可视化教学设计, 但多为个案探索, 缺乏针对冀鲁官话整个区域和其他特定方言区的可推广方案, 难以满足方言区英语语音教学的实际需求。

4.3.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分析, 未来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向展开:

(1) 开展冀鲁官话区大学生英语双元音的感知与产出的实证研究。运用 Praat 等声学分析软件对冀鲁官话大学生的双元音时长、共振峰等声学参数进行分析, 通过与英语母语者的对比, 分析偏误特征及成因。

(2) 构建方言迁移的作用路径模型。探究“方言音系特征→感知同化→产出偏误”的链条式关系, 检验感知与产出的相关性, 为 SLM 和 PAM 理论提供来自冀鲁官话区的实证证据。具体而言: 冀鲁官话中哪些音系特征导致了哪些具体的感知混淆? 感知偏误是否直接预测产出偏误?

(3) 探索声学可视化教学模式。在应用层面, 引入 Praat 等可视化工具辅助语音教学, 但需结合真实情境加以优化。在大班教学情境下, 由于教师时间有限或学生基础参差不齐, 此模式可能对教学效果产生制约。未来可重点关注如何在大班教学情境中, 通过“教师演示 + 小组实践”的模式, 简化 Praat 操作流程、结合声学可视化反馈与传统语音训练方法来提高教学方案的可推广性。

(4) 开展跨方言区域的对比研究。在拓展层面, 可在完成冀鲁官话研究的基础上, 将其与不同官话区进行对比, 从多维度探讨不同方言特征对于英语双元音习得的共性与差异, 提升研究结论的解释力与普适性。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项目编号为 202508016 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冀鲁官话大学生对英语双元音的感知和产出特征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印发《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8/s3127/s7072/201212/t20121210_146511.html, 2012-12-10.
- [2]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 [3] Ladefoged, P. (2006) *A Course in Phonetics*. 5th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https://books.google.com.hk/books/about/A_Course_in_Phonetics.html?id=jRmoQgAACAAJ&redir_esc=y
- [4] 卢仁顺. “输出假设”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的启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4): 34-37.
- [5] 翟红华, 赵吉玲. 汉语方言对英语语音习得影响研究述评[J]. 外语界, 2015(1): 88-95.
- [6] 刘淑学. 冀鲁官话的分区(稿)[J]. 方言, 2006(4): 357-363.
- [7] 邵燕梅, 田梦. 冀鲁官话大学生英语单元音学习的方言迁移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23, 44(3): 48-56.
- [8] 张金生. 英汉元音对比与英语语音教学[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1): 56-59.
- [9] Gimson, A.C. and Cruttenden, A.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5th Edition, Edward Arnold.
- [10] 陈陈莹. 第二语言语音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教学意义[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3, 36(3): 68-76.
- [11] 陈树雯. 第二语言语音产出研究的理论基础及新进展[J]. 当代语言学, 2023, 25(4): 541-561.
- [12] 常莉. 语音感知和语音产出——二语语音习得研究梳辨[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 2015(4): 47-49.
- [13] 查爱霞. 普通话和方言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J]. 双语学习, 2007(5): 73-75.
- [14] Flege, J.E. (1995) *Second Language Speech Learning: Theory, Findings, and Problems*. In: Strange, W., Ed., *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 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 York Press, 233-277.
<https://xueshu.baidu.com/ndscholar/browse/detail?paperid=cf5dbe70315d1ccd639f98e37faa1f24>
- [15] Flege, J.E., Aoyama, K., Bohn, O.S. (2021) The Revised Speech Learning Model (SLM-r) Applied. *Second Language Speech Learn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rogress*, 84-118.
- [16] Best, C.T. (1995) A Direct Realist View of Cross-Language Speech Perception. In: Strange, W., Ed., *Speech Perception and Linguistic Experience: Issues in Cross-Language Research*, York Press, 171-204.
<https://xueshu.baidu.com/ndscholar/browse/detail?paperid=fdc2ce50d20f8be0d1750d7d8ca69d4a>
- [17] Lado, R.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https://archive.org/details/linguisticsacros0000lado>
- [18] Bohn, O. and Flege, J.E. (1992) The Production of New and Similar Vowels by Adult German Learners of English.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4, 131-158. <https://doi.org/10.1017/s0272263100010792>
- [19] Ingram, J.C. and Park, S. (1997) Cross-Language Vowel Perception and Production by Japanese and Korean Learners of English. *Journal of Phonetics*, 25, 343-370. <https://doi.org/10.1006/jpho.1997.0048>
- [20] Yazawa, K. (2022) Transfer of Incomplete Neutralization: A Case of /ei/ and /ou/ in Japanese. *Second Language*, 20, 47-59.
- [21] 胡方. 元音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 [22] 郑晓杰, 郑鲜日. 中国大学生英语双元音时长特征分析[J]. 外语电化教学, 2012(4): 40-42+59.
- [23] 陈红, 周卫京. 大学生英语双元音产出的实验研究[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4): 37-42.
- [24] 王立夫. 中国英语学习者双元音产出和感知实证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安外国语大学, 2024.
- [25] 孙晓童. 长春英语学习者双元音感知和产出实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20.
- [26] 张景哲. 大连英语学习者和美语母语者闭口双元音产出特征的对比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8.
- [27] 黄婧. 上海方言语音对大学生英语双元音发音影响的实验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4.
- [28] 郑雅麒, 雷丁一, 徐若敖, 汪高武. 山东方言对英语元音学习的影响及可视化教学设计[J]. 中国语音学报, 2021(2): 110-119.